



答友人論學佛書

念生

我向一位初發心的友人，通信討論佛學，因為內容有可向同道請教之處，所以公開發表。其第一封信，已登載人生雜誌第八期，標題「爲什麼要素食」，這是第二封信。在這兩封信中間，

有這位友人的來信，現在也抄在下面：

「日前接奉，賜寄人生月刊並手書，拜悉一切，苦口婆心，指導勸化，感激之餘，歡喜信受。兄對於佛法向所未聞，先嚴在世時，禮佛念經有極潔靜莊嚴之佛堂，供奉佛像，收集經卷，兄提孩之時，曾隨同參拜，成年以後，未能繼續。勞勞人海中造因造業，回首前塵，惟有懺悔！八年前寄居瀋陽之南湖，幸逢熙老耳提面命，勸我學佛，親口講授般若心經。彼時一句不懂，但極感動。並以所藏佛經佛書舉而相授。兄居小樓一室，舉目無親，無書可讀，無舊友可談，於是晨暮夕念佛，經中難解之處，繙閱佛學辭典，漸得領會。彼時須自炊爨，誦經後提筐買肉，大背佛旨。讀蓮池大師戒殺放生之文有所感動。遂毅然茹素將及兩年。嗣因重病幾死，愈後醫生勸我葷食，不久便顛沛流離，逃出鐵幕，來到臺灣。數載以來，力戒家人殺生。所有魚蝦鱉蛤之類，向不入庖厨。近年因病，更不能多食肉類，食則夜不能安眠。自奉大教，不啻當頭棒喝，由多而少，已然辦到；由少而無，不敢不勉。叮嚀囑咐，敬謹接受，至於猿猴乃兒媳抱來，置之樊籠之中，有如囚犯，兄及內人時發不忍之心，已於月前送往天母美軍顧問團花園中飼養。聞於日前脫鎖逸去，想已在天母附近山中，得享自由生活，吾弟愛人及於動物，真可謂大慈大悲矣。熙老所授經卷，因播遷郵局，失，未能賡續前課，所謂不退轉與精進之難。時時愧怍。中秋節日承呂著青先生之夫人贈成女士贈兄多種佛經，並勸多念地藏經。前日又有友人送來大薩遮尼乾子授記經，近已恢復念佛誦經日課，老病之軀，半載未入塵市，園日涉以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。弘一律師在湛山臨別贈言，所謂乘此時機最好念佛，風燭殘年，亦一大幸事。吾弟自覺覺他，已度度人，讀大著人生問題一文，以孔教闡佛法，樞貫並用，契理契機，文字般若功德無量！於今世界殺機日深，恐怖威慘，莫過於浩劫，利那之間，惟有佛法可拯救衆生也。柳老出山弟竟高蹈不入仕途，大可修證。昨柳老驅車來訪，暢敘舊遊，對於吾弟事，深以未能羅致，惆悵久之，匆匆拜覆，並謝厚愛。」

前函語多不檢，乃蒙虛懷嘉納，並諭縷載答，雅量謙懷，莫名感佩。要之談。佛戒殺生與食肉，本是兩條律文，小乘僅斷殺生，不斷食肉，南洋各國，至今尙然。（許食三淨肉，謂不見殺，不聞殺，不疑爲已殺，即

孟子遠庖厨之義而加最後一項，此則出家人化齋生活尙可，若在家人買自屠市，即是爲己而殺，安得不疑爲已殺耶？今居士食肉有自命三淨者，特於此釋明。）大乘殺肉並禁，中國持殺戒者，無有不持肉戒，將二者看成一事，此實中國大乘根器之特色。吾兄於殺戒當已能持，肉戒逐漸減少，縱不盡斷，已備具學佛資格，蓋大乘佛教以菩提心爲主，即是普救衆生之心，或謂心善何必茹素，然則以衆生之穀饌掙扎，哀號苦痛爲已之享受所在，可以爲心善耶？若雖不盡斷而自知其非，隨時懺悔，求佛加被，行之既久，自有盡斷之時。西洋近年有所謂禁屠主義，實人類高度文明之表現，（見李石曾所著世界學典引言）爲佛教普及世界之先兆。營養之說，悞人最甚，僧人不但茹素，而且過午不食，向來最多長壽。虛雲老法師，一百一十餘歲，現尚健在。佛教以不殺爲長壽之因，習俗偏以殺爲長壽之因，誰是誰非，不但理論可思，而且事實具在。殺盜淫妄，爲根本四重戒，老年人對於殺戒，尤須注意。因按之常情，盜淫妄三業，可能愈老愈少，而殺業則愈老愈多。例如老年營求稀少，何事於盜？血氣衰頹，何事於淫？言語遲鈍，何事於妄？惟有殺之一事，或貪戀滋味之享受，或悞信身體之營養，老愈甚而殺亦愈甚。古人云：「未有日啓鑿刀而能生安養者」（語出決定生西日課）尤其富貴中人，此關更難打破。往者處齋告弟，合肥發願長齋，李贊侯等竟暗中囑其廚師以鵝湯作餌，此眞婦寺之忠，姑息之愛，贊侯等殆係合肥之多生冤對，今世追蹤而來，壞其道業。試問彼等自命忠愛，能使合肥不死耶，能阻其死後之墮落耶？彼固不信死後尙有事在，夫復何言？吾輩老年人，若能將殺字理會清楚，則盜淫妄三字以及合成五戒之酒字，均易着力，進而受持五戒，則在家學佛，對於戒一方面，可云已有基礎。至更進一步之菩薩戒，細微難持，儘可量力進止矣。

佛教許多宗派，皆以持戒爲本，各宗派中，用力易而成功高者，莫過於淨土。淨土有觀想持名二法，持名最爲簡易，即以念佛爲主，以研究經論及力行衆善爲助。若持名而兼觀想，進步必速，即單純持名亦可，總以信願行三資糧兼備爲必要，信者信念佛必能往生極樂世界；願者，願以念佛功德，往生極樂世界；行者，每日排定功課，不間斷，更以除暇隨時進修。以上信願行打成一片，不生疑惑，名爲事一心，更進而知唯心力以往生也。）不真切爲乘緩。昔人謂戒乘俱急往生準確，品位亦高，戒急乘緩，生雖穩而品不高，（注意只是乘緩而不是無乘，無乘雖有戒不能犯此病，古德所以有老實念佛之囑。）

往生，蕩益大師所謂往生與否，由於信願之有無也。」乘急戒緩，或流入鬼神道中，（就往生淨土而言，雖天神亦是墮落）乘戒俱緩，則難有把握矣。（楊仁山丁仲祐各大居士均如此說）在家人修淨業，能於菩薩戒受持清淨，是戒急之極致，降而求其次，若能五戒清淨，亦可謂之戒急，能得理事一心，是乘急之極致，降而求其次，僅得事一心，亦可謂之乘急。吾人度德量力，不能爲其上者，不可不勉於其次。以上爲簡單明瞭起見，將理事二字，專屬乘一方面。其實戒亦有所謂理事，率性不犯爲理，作意違行爲事，不能理持，且須事持。詳推理事乘戒之差別，故西方有九品邊地之殊。此外更有一基本條件，即必須發菩提心。以求生西方之目的，非爲一已享樂，乃欲完成道果，普度衆生。然則何不就地普度，而必求生西方？此猶身在水中，不能救同溺之人，必須登岸始能救人也。旣具普度衆生之心，自不肯殺衆生以快口腹，此殺戒所以居首。省菴大師勸發菩提心文，不可不閱。（臺灣有流通本）以此菩提心與佛心相合，雖有事無理，乘戒俱非最急，臨終亦必蒙佛接引矣。

以上所論爲淨土宗修行通途，來示謂有人勸念地藏經，此於懺罪消災，有其作用。如單工夫深純，亦可仗地藏大願，送往西方。但究非淨業正因，仍應以持戒念佛爲正當途徑。而輔之以持地藏經及其他經咒，一律廻向淨業（即以此功德求生西方）是爲最合理之辦法。或謂求生西方，非消極求死耶？夫死生有定，求生者既不能長生，求死者亦不能早死。况求生西方者，非求早死，乃預籌死後之辦法。一般人諱死不談，而仍不能不死。若知其不能不死，與其諱而不談，何若籌之有素。一切宗教，皆由此點出發，在不信宗教者，不免兩項懷疑：第一根本懷疑，即認爲死後一無所有，尙何籌之有素之可言，此於凡有宗教皆以爲不可信者。第二方法懷疑，即認爲每一宗教，皆言有和死後，究竟何者有効？此非絕對不信，而於各教不知如何抉擇者。弟今略爲釋之：對於根本懷疑者，幾乎無可置詞，因多數人不加懷疑，而且有一肯定看法，以爲生死輪迴，乃係宗教寓言，彼既如此肯定，自屬無可如何。若非肯定而屬懷疑，則此中有可言者：旣曰懷疑，即早兩可。若無後世而悞以爲有，不過虛費精神，若有後世而悞以爲無，則其損失不堪設想。因此對於有無後世，可分四種看法：一爲確信其無，二爲寧信其無，此二種人皆不信宗教；三爲寧信其有，其人可信宗教；四爲確信其有，必信宗教。對於不信宗教者，因屬無可如何，然弟尙欲爲之更進一解。不信後世，自古有之，佛教謂之斷見。近代此風最甚，則由於附會科學。西洋真正科學，恰好與此不同。吾國之科學，係堅持成見，抹煞事實；西洋之科學，係根據事實，不存成見。例如人死爲鬼，係死後有知的重要說明。我國自遠古以來，即知有鬼，經史記載，不一而足。不但過去爲然，現在若召集四五十歲在社會上稍有閱歷者若干人，聚而談鬼；則耳聞目睹之事實，必在半數以上。我國科學家，對此一概抹煞，統曰無有。西洋科學家則取此項材料，作專門之研究，機關林立，

續斐然。如本年九月九日新生報譯載「科學家談鬼」之文，可見一斑。洋洋此項學術，正在突飛猛進。我國本不知何爲科學，民國八年之新文化運動，首先以此號召藉口。而彼時主其事者，多受唯物思想之洗禮，但知否認某某打倒某某，三十年來，並未建立實事求是之學術風氣。即就鬼之有無而言，不但西洋人專門鬼學，能舉出若干證據，縱使僅證明一人死後爲鬼，則人人死後有知，已不待言。於此而昌言不信，自然界之定率，豈能因其不信而變更乎？對於方法懷疑者，則已信宗教，祇不能於各教之中，有所抉擇。此或易爲解說，佛教理論圓滿，稍事研尋，即可明瞭。尤其淨土一宗，與西洋之上生天國，無大區別。若謂佛教之嚴守戒律，備具信願行三種資糧，尙屬空談，西洋僅憑一信字，豈不更無希望。世人有喜西教簡便易行者，語云：「賤錢無好貨，」此何等大事，而可偷工取巧乎？尤以前述鬼學之發揮，雖爲西洋所專精，恰不近西教而近佛教。以西教主張善則升天惡則入地，更無天地中間之鬼，而近年西人研究所得，竟在天地中間，有所謂鬼，不啻爲佛教加以證明，此亦見佛教切合事實，即是切合真理，爲常人之所忽略。女公子現在美國，吾兄若去信請其將素食主義及靈魂問題之書刊，如仁慈協會及心理研究協會並類似機關之出版物，酌爲購寄若干，必能有助於吾人對佛學之發明也。

更推論之，佛法之效驗，原不限於後世。就中國現存之小乘三宗，大乘八宗，歸納爲律教禪密淨五門，除律屬行持，教屬理論外，禪密淨均關於現生親證，歷代高僧傳及類似書籍所載，事有明徵。而弟專以後世爲言者，若不信有後世，必謂親證又有何用？然則試問世人所學之兵刑禮樂，聲光電化，又有何用？曰：「彼可以治國安民，利人濟物。」然則學佛法而至親證，則受其教化而去惡從善，積德行仁，不止千百萬人，朱文帝云，人人受五戒則天下太平，此獨無裨於治國安民，濟人利物耶？不過此非佛教之正當宗旨，而僅屬於附帶作用。其正當宗旨，仍在使每人，斷惑證真，出輪迴而了生死。蓋佛教與世間其他學術，同有裨於治國安民，濟人利物，而佛教又獨有裨於斷惑證真，出輪迴，了生死，爲世間其他學術所不能及。弟對此事深信不疑，獨惜聞道太遲，學道不勇，現生親證，恐已無望。惟對於念佛往生一法，爲斷惑證真，出輪迴，了生死之預備者，若無此努力，自信不致無成。（筆名念生，即是此意），每日早晚功課，期在必踐；更以餘暇，出其一知半解，東塗西抹（現有五家佛教雜誌分稿，此四字最恰當也）藉以就正同道，啓發初機，此係弟所決定之今後生活方式。草衣木食，視爲當然，甕牖繩樞，安之若素。惟願以自度度他之一念，上求佛道，下救衆生。佛教有成語云：「人之知道有來春，人人預儲來春穀；人人不知有來生，人人不儲來生福。」有今生必有來生，猶有今冬必有來春。世間爲善獲福，其福尚有盡時。遵行佛法，求生西方，直至成佛，永不退轉，人生更無他事，較此更爲重要者，所謂南面王不與易也。一般聰明特出之人，認爲來生與西方云云，皆佛所編造以勸人爲善者。然則佛乃大妄語人，佛禁妄語而躬自蹈之，何以爲佛？即使佛果妄語，古今



佛法大意

• 轉載自朝暮課誦白話解釋 •

• 黃智海 •

受騙之人，不下千千萬萬，加弟一人，有何不可？古人云：「拚一生作個癡呆漢，必須要此一着子弄個明白，」不啻爲弟言之也。來示謂柳老出山，弟未入仕途，大可修證。證字所不敢當，修字不敢不勉。學佛與從政不可得兼，即如弟每月擔任各佛教雜誌義務稿件，不下一二萬言，廢詞贅義，固不足取，但如有一人因而發心入道，則弟雖辭極品之官，拒萬金之俸，有其代價。一行作吏，此事必廢，至於自修工課，無從延續，尤不待言。所以捨彼取此，屢辭寵命，柳老雅量含宏，對弟當能諒解。惟弟受柳老知遇，已三十年，出處之際，亦未嘗不鄭重考慮。印光法師云：「能爲真儒，而後能爲真佛，」弟生平義不負人，當柳老賦閒時，有所使令，莫不聞命即行，盡心從事。今柳老正位黃扉，負國家進賢之責，更無佐使乏人之虞。弟之求退，宜在此時。昔范蠡佐勾踐治吳，勾

踐既霸而范蠡泛湖；張良佐漢高創業，漢高即位而張良避穀；子陵與光武同學，光武中興而子陵垂釣；李沁佐肅宗復國，肅宗還都而李沁入山。此四君之與四子，不啻骨肉之親，金石之契。度當四子之去，四君亦必百端維繫，極意挽留。而四子卒未中止其行，蓋顧共富貴者，人主念舊之深情及賓主，不應喻於君臣。然則昔日之幕客西席，策杖而來，納履而去，更屬絕對自由。在彼泉石膏肓，烟霞痼疾者，尚不以爵祿繁懷，況弟志在出世，力求上乘者乎？晚近社會觀念，大異疎昔。難得而可貴者，莫過於官怪物，而弟內省不疚，亦惟求其心之所安而已。遠承齒及，輒敢布其區區，不盡百一，惟希亮贊。

有人問我：你說的靈性，是不是人的靈魂？我看許多佛經，沒有看見過這個靈性的名目，究竟在佛經裏，叫做什麼名字呢？我說：靈性同靈魂，是絕然兩樣的。靈性是永遠不變的；靈魂是常常要改變的。譬如一個人造了惡業，投了畜生，那是人的靈魂，就改變爲畜生的靈魂了。但是他的靈魂，雖然改變，他的能够知覺的那種靈性，實在還是沒有變動的。要曉得靈魂就是上邊所說的受報的識神，所以是一世一世不同的；靈性就是佛經上所說的佛性（註一）又叫做真如性（註二），又叫做圓成實性（註三），又叫做本覺（註四）。還有許多的名詞，說起來很煩，爲篇幅所限，所以不多說了。實在這種靈性，就是一切衆生自己的本性。

（註一）佛性——這個靈性，一切衆生都有，同了佛是一樣的，所以叫他做佛性。

（註二）真如性——真字是真實的意思，如字是不變的意思。這個靈性，是真實不變的，所以叫做真如性。

（註三）圓成實性——圓字是滿足的意思；成字是成功的意思；實字是真實的意思。因爲這個靈性，自然的有滿足的智慧，能够解脫，這就是真實的法身；所以叫做圓成實性。照佛經上說起來，凡是衆生，都有三種性：一種就是圓成實性，一種是依他起性，一種是偏計執性。依字是依靠；他字是除了自己的心，所有外邊一切的境界，種種的法，都包括在內。因爲這種性，要依靠了各種緣法纔發起的，

所以叫做依他起性。我們衆生，都落在這個依他起性裏面，一切起心動念，都是從因緣上來的，就像我們的身體，也是靠了父母纔有的，所以叫做依他起性。在這個依他起性裏面，包含着兩種性：一種是好的，就是上邊所說的圓成實性；一種是壞的，就是偏計執性。偏是周偏；計是計算；執是執着。因爲這種性，對所有的一切境界，都要去計算他；是好、是壞，是我的，是他的；執着了（堅持着）一種主意，牢不可破，所以叫他偏計執性。有了這個偏計執性，就生出種種的煩惱，造出種種的業來了，所以這一種性，實在就是生死的根本，最要緊去掉它的。若是能够把它完全去掉，那就完全是圓成實性，也就是佛了。

（註四）本覺——那種巧妙靈通的真實知覺性，是一切衆生本來有的，所以叫做本覺。

那人又問道：既然這種靈性，是一切衆生同了佛一樣的，那麼爲什麼佛同衆生，相差得這樣遠呢？我說：譬如說有兩個人，一個是資質很聰明的，很用功的，從小時候起，就肯專心認真讀書，從小學、中學、一直讀到大學畢業。另一個的資質，雖然也同那一樣的聰明，但是只管偷懶，只喜歡到各處游玩，各種學問，一些也不去用功，你想這兩個人，不是一樣有五官四肢識神嗎？但是講到他們所學到的知識見解，就相差得很遠了。要曉得佛是修了三大阿僧祇劫（註一），修到種種的福德，種種的智慧，都滿足了，纔成佛的。並不是生下地來就是佛的。我們只要把所有一